

玉函山房輯佚書

五

江蘇廣雅書局影印

玉函山房輯佚書

五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玉函山房輯
佚書孟子
九種

光緒甲申春日
楚南湘遠堂刊

玉函山房輯佚書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孟子章指二卷 篇叙一卷 後漢趙岐

孟子程氏章句一卷 後漢程曾

孟子高氏章句一卷 後漢高誘

孟子劉氏注一卷 後漢劉熙

孟子鄭氏注一卷 後漢鄭元

孟子蔡毋氏注一卷 蔡毋選

孟子陸氏注一卷 唐陸善經

孟子張氏音義一卷 唐張鑑

孟子丁氏手音一卷 唐丁公著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湘遠堂重刊

孟子章指二卷漢趙岐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仕至太僕卿漢書有傳岐著孟子章句十四卷宋孫奭作正義宗之今孟子注疏是也題辭謂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唐陸善經注合爲七卷並刪去章指孫氏不別標識混入疏中零落大半毛斧季宸曾見章邠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趙氏篇叙從此校出而斧季手校注疏不言章指出自蜀本惠氏棟亦僅從盱郡重刊廖氏本校錄非世綵堂元本也吳郡余蕭客作古今解鈎沉從兩家

孟子章指序

世綵堂重刊

所校補入大有功於趙氏茲據錄之依題辭分爲上下卷並以篇叙附焉阮芸臺相國南昌重雕注疏本各卷後附校勘記孟子章指亦補入可稱注疏完帙此以單行補遺取便觀覽云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孟子篇叙

漢 趙岐 撰

孟子篇叙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以盡心也盡心之心與天通道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過等

孟子篇叙

世綵堂重刊

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賦
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章
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
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
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斯文矣

毛炭影宋劉大
字章句本卷末

孟子篇叙

二

補遺堂重刊

孟子章指卷上

漢 趙岐 撰

梁惠王上

何必曰利

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
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毛

校異文
定鈔本

豈能獨樂哉

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

孟子章指卷上

一

補遺堂重刊

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

守其所樂也

斯天下之民至焉

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

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君之咎

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王請勿疑

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
挺服強仁與不仁也

沛然誰能禦之

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
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並同上

未之有也

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
反正聖意弗珍故日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
不成德罽鐘易性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

孟子章句卷上

二

六 淵堂堂刊

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梁惠王下

則王矣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
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矣

不亦宜乎

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
爲暴則百姓安之

好君也

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
是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也

於王何有

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
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賈難於君謂之
恭者也

並毛扆校讀

孟子章句卷上

三

七 淵堂堂刊

王顧左右而言他

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
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

未聞弑君也

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
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則何以異於敎玉人雕琢玉哉

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可不察哉

亦運而已矣

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則猶可及止也

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死其長矣

孟子章指卷上

四

萬道堂重刊

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

響自然也

則是可爲也

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死守善道也

疆爲善而已矣

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疆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

則獨善其身者

君請擇於斯二者

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

曰擇而處之也

焉能使予不遇哉

言讒邪構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並毛度校
乾卷藏本

公孫丑上

惟此時爲然

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

呂望觀文王而陳子圖管晏雖勤猶爲會西所羞

也

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章指卷上

五

柳蓮堂重刊

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

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

子也

並毛校藏
書堂本

此之謂也

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

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

此之謂也

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

防患於未亂也

未之有也

言脩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富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不足以事父母

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

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反求諸己而已矣

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為

孟子章句卷上

六

補遺堂重刊

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日計及下者無遺策

舉及衆者無廢功也

君子不由也

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

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公孫丑下

戰必勝矣

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為天子也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而可以貨取乎

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此則寡人之罪也

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孟子章句卷上

七

補遺堂重刊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兩行而不息

段干木偃寢而式閭

予何言哉

言治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公行之喪

以禮為解也

並毛校吳文定本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可謂孝矣

何爲勸之哉

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

之正也

又從爲之辭

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陷其上也

自此賤丈夫始矣

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

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

孟子直指卷上

八

相遠堂重刊

長者絕于乎

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

也

士誠小人也

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

其小者此之謂也

吾何爲不豫哉

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

並毛校叢書堂本

非我志也

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

也惠棟校肝郡重刊廖氏本

滕文公上

厥疾不瘳

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

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弔者大悅

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

孟子直指卷上

九

相遠堂重刊

之謂也

則在君與子矣

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

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惡能治國家

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

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

陳堯舜上下叙以匡之也

命之矣

言聖人綵情制禮泰終墨子互同質而遠中以直

正枉熈然改容蓋其理也並毛校異
文定本

滕文公下

未有能直人者也

言脩理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
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不屑就也

此之謂大丈夫

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

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况儀衍

孟子取指卷上

十

西漢堂重刊

與鑽穴隙之類也

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

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

食功也

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

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

何畏焉

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

雖欲不王莫由也已

獨如朱王何

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白
黑蓬生昧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眾也並毛校異
書堂本

可知已矣

言道莫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矧亡得宜正己
直行不納於邪報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何待來年

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營猶

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

孟子取指卷上

十一

西漢堂重刊

聖人之徒也

言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駘

蹟周公仰思仲尼皇皇聖矣不及浮聖賢若是豈

得不辯也

蚯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

激濁不可當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擘也

並毛校異
龍菴本

說子章指卷下

離婁上

謂之賊

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為上不仁

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則上下相須

而道化行也

此之謂也

言法則堯舜以為規矩鑿戒桀紂避道危殆名譽

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說子章指卷下

一 則道室用

而強酒

言仁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患必在身自上

達下其道一焉

自求多福

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勸

躬福則至矣

家之本在身

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百

常言必須敬慎也

古語云教溢乎四海

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

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遊不以濯

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

億萬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此之謂也

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

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慄也

說子章指卷下

二 則道室用

此之謂也

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馭使就其君三年

之艾蓄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鑿戒

也

哀哉

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而天下平

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未有能動者也

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

必爲政於天下矣

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次之

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同聞鳴鼓以戰

殺人士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

孟子章指卷下

三

禮記檀弓

也

人焉廋哉

言目爲神侯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

之道斯爲審矣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海誓

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

也

則不祥莫大焉

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

義也

可也

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子事親可謂至矣孟子

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而國定矣

言小人爲政不足問非賢臣正君使屋道機告正

孟子章指卷下

四

禮記檀弓

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

有求全之毀

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

正行不由斯二者也

無責耳矣

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在好爲人師

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良夫言也

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克有罪

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

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而以補賸也

言學優則仕任以行道否則隱逸免貧窮處餽賚

沉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君子以爲猶告也

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聖受葬二女夫三

不孝蔽者所闢至於大聖卓然無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章指卷下

五

一曰禮堂中刊
二曰

手之舞之

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

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此之謂大孝

言以天下之貴富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

踞底踈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如親故稱盛德者必

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並毛枝異
文定本

離婁下

其揆一也

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這一軌故可
以爲百王法也

日亦不足矣

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

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並惠枝肝郡
重刊廖氏本

何服之有

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

影嚮舊君之服蓋有所與風諭宣王勸以仁也

則士可以徙

孟子章指卷下

六

一曰禮堂中刊
二曰

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

也

君義莫不義

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

大人弗爲

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

大人不行疑禮

其間不能以寸

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百以可以有為

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

當如後患何

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恆不求何用不臧

仲尼不為已甚者

言論語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

也

惟義所在

言大人之修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

孟子章句卷下

七

三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

之行不過是也

可以當大事

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

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

好之朝益尊習道所以臻也

將以反說約也

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

美者也

未之有也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

堯舜其是遠乎

蔽賢者當之

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君子恥之

孟子章句卷下

八

三

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之是以

仲尼川上曰逝者如斯

非行仁義也

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眾人

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矣

坐以待旦

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

之備蓋由此也

則丘竊取之矣

言詩可以言詠頌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
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予私淑諸人也

言五世一體上下流通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

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並毛校吳

文定本

死傷勇

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士病諸故設

斯科以進能者也

發乘矢而後反

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養凶獲患是故

子濯濟難夸羿以殘可以鑒也

則可以祀上帝

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絮服供事上帝明當

脩飾惟義爲常也

可坐而致也

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

命之旨也

不亦異乎

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矜肩所尊俗之

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則君子不忠矣

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

行禮不忠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雖閉戶可也

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

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是則章子已矣

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

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易地則皆然

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

孟子紀之而得其同

義舜與人同耳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

之言齊王之不達也

然善矣

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

猶盞況於國人著以為戒恥之甚焉

並慮侵肝郡重刑廖氏本

萬章上

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

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

仁矣

奚偽焉

孟子章指卷下

十一

一冊遠堂重刊

言仁聖所存者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

正道也

此之謂也

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

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

之政也此聖人之執道無有加焉

此之謂也

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

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其義一也

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

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朕戰自毫

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

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何以為孔子

孟子章指卷下

十二

一冊遠堂重刊

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

孟子辨之正其大義也

而謂賢者為之乎

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

苟合而違正也

萬章下

非爾力也

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

天高故不可及他人工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

而大異者也

其祿以是爲差

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跡從私孟子畧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

之問

其義一也

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公養之仕也

孟子章指卷下

十三

通鑑堂重刊

言聖人愛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恥也

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故曰王公之尊賢也

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豈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

宏也

而以其官召之也

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治沮溺耦耕與佯狂豈可見也

是尙友也

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則去

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

孟子章指卷下

十四

通鑑堂重刊

有莘爲殷興道故曰成湯立賢無方也

並毛校吳文定本

告子上

必子之言夫

言養性長義任天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真假以言也

其性亦猶是也

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